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張五語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

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自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尫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

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尫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懐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蓂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

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寛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獄訟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

忘藩屛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王化而于時羣

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

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

能盡由此言之荀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

從東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

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

以强制之而令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

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慺慺亦竊頗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氷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恵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

廷詠康乂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謇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冐由來乂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

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
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
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
之義輙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
欵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
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
得而稱至於忠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
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

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逄忠而被害

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大甲暴虐顛覆
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
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
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
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
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
門豈非任豎刁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
彼用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

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馬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鄉迎蹇叔於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恣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殺望夷

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縈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

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獸之走壙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林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

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劒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抗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

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内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恵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

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懐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
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兾犹莽即位之
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
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
冬雷電以驚人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
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五之刑佞媚者親幸
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内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
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犹其所由然

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

人仁孝著乎宮墻弘化洽乎兆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

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

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

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禄

恐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

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

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

驅除扎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

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
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夙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
險之地抗令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虞而吳
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荊者故宜疇咨博
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
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

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

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

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

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

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令天

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

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顒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
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
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
有養人以恵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乳臣前為西
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
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輙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
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
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

度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
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
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也晉文
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
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
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
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
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

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幷盖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尚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亦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勛欽明而有丹朱嚚㚇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

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卒于官

武帝將滅吳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因表留濬監益州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

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静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强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

山尋雲霓深谷卧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人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令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

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吴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吴緣江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

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

咸寧中淮南相劉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内臨辭受詔御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

其部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拋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戚美三五之君殆有魃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

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内内兵得散新

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二十以上
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
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
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令大
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須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
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
朝雖嘗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

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鈌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萬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

逮至丈明二帝奢滛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胄非其子孫則其曽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

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寛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猶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

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延祚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

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槩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

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强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吕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

圖閑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集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

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

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

慮且樹國茍固則所任之臣得賢蓋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茍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

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

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縠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令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令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内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内然猶樹親有所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

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宫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内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

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賞慶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葢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令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

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耶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絶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懼胥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秉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絶之序故下

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
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
誅絶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
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無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
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
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書
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
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

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頑
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
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
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
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
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
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
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

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横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侶不可頓肅甚殊黙陟也且教

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頗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

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畧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

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

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令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
悉疲軟也然令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
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
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
稱聖㫖此其徵也陛下御令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
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
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
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

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揔令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令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

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

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横肆豪强横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侶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

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㤗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

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穢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言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

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廵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

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静而東南二方六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

日兆庶思寧非虚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茍盡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廪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

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郤功作之勤抑侶益而損之利如其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令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其妨

害在始侶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沈萊茍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静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頼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為要在静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

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

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
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辭
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
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
忝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東晉元帝為琅琊王在江南并州刺史劉琨冀州刺史
段匹磾上書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
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

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
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
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
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
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

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洊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茍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

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

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

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

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

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姬之離犬戎蠆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胄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曽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杞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惟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

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又聞尊位不可乆虛萬機不可乆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廵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吕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

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進覲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

元帝初作相引熊遠為主簿時傳兆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

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令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

元帝使人齎印板進張駿為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
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
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
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即以
臣為大將軍都督陜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振寵赫萬
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搆
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
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

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鋩刀有千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再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横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

流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杞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勑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哀帝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

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内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令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

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宸極既廻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絶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内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

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没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絶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逐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

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
章振旂旗之旌晃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内誰不
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
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
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
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
其甘如薺
穆帝升平四年慕容暐僭位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

兵革不息內則嬖毋亂政慕容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迸乃相招為賊盜風頹

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令之見户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隣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户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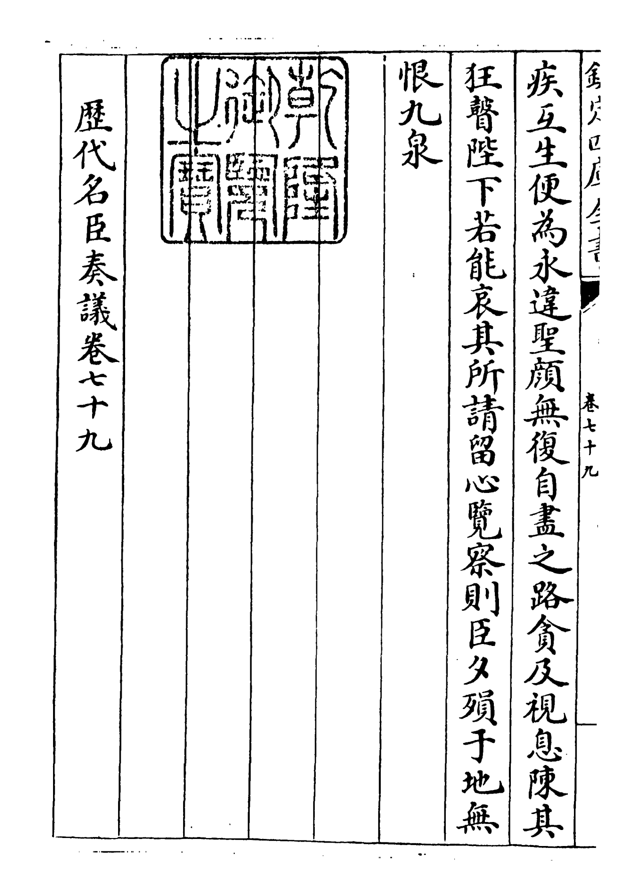
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常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嗇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

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令帑藏虛竭軍士無儋榆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卧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以懸之

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遂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令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内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山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銜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

如其虔劉送死候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絶
二賊闚闞乃是戢殄之要惟陛下覽焉疇不納
宋少帝在位多愆失范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
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宫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内
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
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
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揺于何不有如水旱
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

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覩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



疾互生便為永違聖顔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張五語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後魏道武帝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五官掾張袞上言曰顯志大意高希兾非望乃有参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幷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

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明元帝永興二年袁又上䟽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

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

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機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唅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

泰常元年晉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入河欲泝河西上假道於魏魏羣臣咸以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明元將從之博士祭酒崔浩曰此非上策司

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已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

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
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
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
爭守河北居然可知也
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
魏以軍絶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問
博士祭酒崔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
以卿觀之事得濟否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

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乗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帝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帝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乗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伏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夷滅桓元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凌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

於三秦之地辟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東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

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世祖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帝帝皆不聽唯太常卿崔浩讃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説世祖曰今年已巳三隂之歳歳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於上又羣臣

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

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懃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

家北邊叛隸令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

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服卿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

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決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

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䕶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散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時南藩諸將表宋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

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絶其嚮道足以挫其
鋭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左光禄大夫
崔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
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
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溼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
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
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
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

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喜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玼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

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
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
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
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
善設權譎乗間深入虞我國虚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
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虚
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
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

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甞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南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年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

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頹川於是賊來

遂疾到彦之自清河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侶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

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

孝明帝時靈太后臨朝司徒侍中尚書令任城王澄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啓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賔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纘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揔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

之末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
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
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
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鋭於今燕弧冀馬之盛充
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鬩悖釁逆已
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
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病臥親除顯達
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討不得已今

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為大任然頃年以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翦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粮任老者之事此雖太

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令墉雉素脩
廐庫崇列雖府寺膠墊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憩
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
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
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獎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
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
夫食土簋而嬀德昭卑寢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
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

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會

後周武帝時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偫加戍卒齊陳二國聞之亦增脩守禦柱國于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縻散雖為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也且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善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

之計帝納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武后時麟臺正字陳子昂上軍國機要疏曰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誑召懷昌等專愚無備陷沒令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

阻隅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偽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圍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畧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揺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

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揵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
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
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
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
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
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
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
或云此賊通使墨啜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

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勍敵者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令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群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

令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禄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禄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摠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令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元遇等喪律實由内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禄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賢羣居雷同以

殉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又寛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姦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寛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令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辦發猶不及期況未辦發月日行不可百里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趂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

由此切急切急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
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粮其船
夫多是客户遊手墮業無頼雜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
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
又二千餘里方寒氷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
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勾
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而向滄瀛糴納則山東來米必
二百已上百姓必搔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

人檢點勾當知租米見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唯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楊元感以此為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麁豪不敢徵發令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貳心若縱懷貳姦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産業者有遊俠姦盜者有

姦豪强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姦
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無頼子弟暴横日廣上
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羈又不從軍又不守業
坐觀成敗養其姦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
降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麄豪游俠亡命姦
盜失業漂食富族强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
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
一者以慴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煩冤怨稽胡

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强雄之勢盖以此道也夫亂羣敗衆者唯在姦雄姦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恩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緑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

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虚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粮餉日費萬金不早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
天恩允臣所請
肅宗爲太子安禄山亂建寧王倓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喻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進説曰逆胡亂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

杜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令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奏曰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强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

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内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

令又侶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輙踰顧問之旨深淵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處則

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禄山

竊倒持之柄秉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殭本之意則亡縁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

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

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霣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

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弘

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

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抜之業今則勢可危慮

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

皇帝還自陝郛懲乂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

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

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兹昆夷猶肆毒蠚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盖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

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茍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曽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

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

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茍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茍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茍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

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榷之科闗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冈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

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悦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輙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芃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凶徒勢必退衂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駲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勑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

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

贄又請撫循李楚琳䟽曰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

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
妄生窺伺謂宜斥絶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絶不蒙
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
輿議以臣惷戇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傲據岐下
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
内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
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爭
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

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夐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彼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蹉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令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令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

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充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

瑕人皆省愳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
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
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
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
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
贄又論從賊中赴行在官狀曰欽溆奉宣聖旨近日往
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

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摠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糺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摠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

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侶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

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髙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踈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𢖍雄猜而荆

輙奮其陰計光武寛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豈不以虛懐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恱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有矣臣故曰兹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髙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

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
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
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内歲律未半乘輿
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兹殷
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
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
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

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入思自効捨逆歸欵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秉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奬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録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内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蕞爾凶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

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覦輸誠者謂其遊説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凶黨强狡者疑其為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奬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縶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

而上封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至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

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遏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獌獝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

若龜龍乃遊盖悦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

竊料邪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

佀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

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

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

委諸使録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

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

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悦固不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贄又論叙遷幸之由狀曰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説涇原叛卒驚犯宫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

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令輙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寛聖懐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一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

庭兗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曁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

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閲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産以營卒乗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税裨販夫婦畢筭緡錢貫而不

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慼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揺朝野囂然而京邑騷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凶卒

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擕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令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令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

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脩

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刻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

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憸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録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王以

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
陛下禀英姿承實歷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
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
亂兵倉卒犯禁蓋上玄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
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求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荅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
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祅氛旋
復宫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

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

贄又論狖河中後請罷兵狀曰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懐光狖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兇梗殲盪闗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効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濫於含容或以亟勝

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師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及遂乃叢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内大揺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

隍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
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貔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
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
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
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
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
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
以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

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以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涣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壹純誠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濡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

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
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
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
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汴宋
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餼以贍
軍悉公私廄牧以張武算歛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
勞已甚矣戚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
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

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内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

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

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

功之責編甿以因於杼柚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

貢廢闕陛下念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
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
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
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
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
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
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脩臣禮其於
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

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

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恤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

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

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
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歳未再周
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忌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
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
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
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歳
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
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

明悳不費而懐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汚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

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犴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幾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恵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

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係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淄青李正已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覸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

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

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豎處其位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懲宿弊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翦時既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遽進用兵之策具圖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并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後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

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為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動衆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便圖已各令均莞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敵權均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洩不同若一將為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事為便加以酷誅重購故無

敢發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事須假人權柄託人性命即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搆其禍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從主帥不能制斷即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置即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即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傚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

將若有此變既懼諸鄰攻伐必須懇歸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且嚴勅諸將簡練排兵蓋為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粮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曰此事理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動者且討伐鎮州之時四面興師近二

十萬衆并發兩神策遠赴河北道路騷擾糜費七百餘
萬貫訖無成功取笑天下失策之耻傳之至今瘡痍未
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録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懼於
戰鬬若勑命徵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止無功
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要用兵伏惟陛下
斷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按手曰朕不用兵定矣絳
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
聖聽者上色莊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

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恩為萬姓屈已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上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絳言不可勑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難處置疑悮之間機宜已失即追不及矣今田興為衆所歸坐俟朝命不於此際便有寵授他日勑使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既不得已須與恩澤不出聖心是依

軍中所請感荷與特拜宣曰且示推誠不疑足以應機合變撫納其勢總攬其心平蕩兩河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潛為援助亦舊例令中使宣勞不可此鎮獨無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迴處置絳又奏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軍顒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勑使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威柄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

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即恩澤出於君上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勅使獲宣曰且與留後何如待其别成効即與正授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得否因機會奬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即却成兇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伏望決於聖斷特賜處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為撿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興感涕三軍受宣

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刳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内庫為名充三軍賞給中人有沮其所請者上言曰所賜太多那得及此後若更有即又如何絳奏曰昔竇融當光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討之間懷後代之誅為避禍之計尚此崇奬榀留子孫田興習舊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而

天生忠義志懷霜雪舉六州之地兩河之贍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尅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賚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兹小費失於大計深可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澣濯之衣每事節約不用者秪為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内藏收貯何為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踴躍向闕拜泣時田興

初受節旄諸道專使數十人在魏州成德兖鄆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曽聞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僖宗乾符六年鄭畋遷門下侍郎時黄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髙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

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乆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歳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

昭宗時張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縣李克用與朱玫

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師兵為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也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令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令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